

女法医系列之二

看,死亡的颜色

(美)凯西·莱克斯 著 李旭大 译

解开骸骨包含着的重重密码
是为了让生者活得更加美好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看，死亡的颜色

Death Du Jour

(美) 凯西·莱克斯 著

李旭大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 死亡的颜色 / (美) 莱克斯著; 李旭大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0225-719-1

I. 看… II. ①莱…②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41656号

Death Du Jour

By Kathleen J. Reichs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9 by New Star Pres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99 by Temperance Brennan, L.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cribner,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6-9873



看, 死亡的颜色

(美) 凯西·莱克斯 著; 李旭大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5.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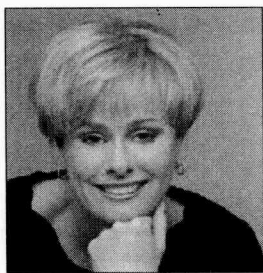
字 数: 247千字

版 次: 2009年8月第一版 2009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719-1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凯西·莱克斯 Kathy Reichs (1950-)

凯西·莱克斯出生于芝加哥，获西北大学博士学位。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医事检查处的刑事人类学家，同时兼任加拿大魁北克省犯罪暨法医研究所的法医。她是全美刑事人类学协会十五名检定合格的法医之一，也是美国法医科学协会的成员，并担任刑事审判的常任专家证人，此外，她还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担任社会人类学教授，经常来回奔波于夏洛特和蒙特利尔两地。

她的第一本小说《听，骨头在说话》不但荣登《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更荣获一九九七年的“阿瑟·埃利斯”最佳处女作小说奖。而后续的《死亡的颜色》、《致命的抉择》、《战栗的航程》、《墓穴的秘密》以及《白骨的阴谋》，本本均登上畅销排行榜，并成为国际级畅销书。

谨以此书献给一九九八年
魁北克冰风暴中的幸存者

凱西·萊克斯 作品年表

2009	206 Bones
2008	Devil Bones
2007	Bones to Ashes
2006	Break No Bones
2006	Bones TV series
2005	Cross Bones
2004	Monday Mourning
2003	Bare Bones
2002	Grave Secrets
2001	Fatal Voyage
2000	Deadly Decisions
1999	Death du Jour
1997	Déjà Dead

1

如果那里有尸体，那就是我没找到。

外面，风呼呼地号叫着。在老教堂内，我用泥铲刮地的嚓嚓声、手提发电机和加热器的嗡嗡声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发出异样的回音，此外别无声响。高处，摇曳的树枝摩擦着木板封死的窗户，就像粗糙的手指在胶合木质黑板上摩擦一样。

一群人聚拢站在我身后，但相互间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的手指弯曲着放在衣袋里。我听到了脚步声，先抬起一只脚，然后是另一只。靴子在冰冻的地面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没有人说话，寒冷把我们都冻麻木了；连话都懒得说了。

我用泥铲轻轻地把放在筛子里面的锥形小土堆摊开，然后看着它从四分之一英寸大小的筛子里漏下去，消失无踪。这种颗粒状的下层土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因为除了表层土外，我曾经预想在整个挖掘过程中遇到的都是永冻土。不过，在过去的两周里，魁北

克反常地暖和起来，地表的冰雪融化了，地下土也解冻了。这是典型的唐普式的运气。尽管另外一股北冰洋寒流把刚刚到来的春意吹散了，但两个星期的温暖还是把地下土层变得松软了一些，因此挖掘起来比较容易——这是有利的一面。昨天夜里，温度一下子降到了华氏零下七度^①——这是不利的一面。尽管地面没有再次结冰，但空气却是冰冷的，我的手指已经冻得几乎不能弯曲了。

我们在挖第二个土坑。可是，除了小鹅卵石和碎石片之外，筛子里没有出现我想找的东西。我估计，在这么深的土坑里多半找不到什么，不过话绝对不能这么说。我还是要按照计划，继续挖掘。

我转向一个身穿黑色皮衣、头戴绒线帽的男人。他穿着没膝的高筒皮靴，过膝棉袜一直拉到底。他的脸红得像西红柿汤一样。

“再向下挖几英寸就行。”我手掌向下比画着，就像抚摸一只猫一样。轻柔地，缓慢地挖着。

那个男人点了点头，然后用力把手中的长柄铁锹插进土坑内，并发出咕啾声，就像莫尼卡·塞莱斯^②发球时那样。

“一点一点地挖！”我紧握着泥铲大声喊道。一点一点地挖！我重复着整整一上午向他演示的一点点向下挖的动作。“我们要一点一点地向下挖。”我再一次慢慢地、小心地用法语说。

那个男人显然并不赞同我的看法。也许挖掘是一项沉闷的工作，也许挖掘遗骸这种想法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西红柿汤”只想尽快把工作干完，然后离开。

“盖伊，请你再试试好吗？”我身后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①约等于零下二十二摄氏度。

②莫尼卡·塞莱斯（Monica Seles，1973—），著名女子网球选手。

③此处原文为法语。

“好吧，神甫。”“西红柿汤”咕哝道。

盖伊摇摇头，继续挖掘。不过，他还是像我向他演示的那样，捧起浮土，抛进筛子里。我把目光从黑土转向土坑，搜索着墓葬的迹象。

我们已经挖掘了好几个小时。我能感觉到身后的紧张，修女们来回走动的节奏加快了。我转向她们，给了一个我希望能使她们安心的表情。不过，我不敢保证我做到了这一点，因为我的嘴唇都冻僵了。

六张因为寒冷和焦虑而痛苦的脸回转过来看我，每张脸前都冒出了一小团蒸汽，然后消失在寒冷的空气中。六张脸对着我笑了，我能感觉到她们在祈祷。

一个半小时后，土坑已经约有五英尺深了。像第一个土坑一样，这里面也只有土。我敢肯定我的每一个脚趾都冻伤了，而盖伊也准备收拾挖掘器具。该是另作打算的时候了。

“神甫，我想我们需要再查看一下埋葬记录。”

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当然，当然可以。大家还可以喝点咖啡，吃点三明治什么的。”

神甫开始朝这座废弃教堂远端的双开木门走去，修女们低着头，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她们的面罩向背后伸展开来，以同样的弧形横着披在她们的黑色羊毛大衣上。像企鹅。谁这么说过来着？布鲁斯兄弟乐队^①吧。

我关掉手提聚光灯，跟在后面。我看着地面，想着那些埋葬在地下的奇怪的骨头碎片。真是太神奇了！我们竟然一直在教堂墓地一个没有墓葬的地方挖掘。

梅纳德神甫推开一扇门，我们跟在他身后鱼贯而出。外面光线太

^①布鲁斯兄弟乐队，出自一九八〇年的喜剧电影《布鲁斯兄弟》，又译《福禄双霸天》。

强，我们的眼睛一下还适应不了。铅灰色的天空很低，就像要把整个修道院所有的尖顶和尖塔拥抱在怀里一样。一阵冷风从劳伦斯山呼啸而过，刮得衣领和面罩都飘了起来。

我们一行人弯着腰，迎着风，走进附近一座较小的、看似教堂的灰色石头建筑。我们沿着台阶向上走，来到一个装饰华丽的木雕走廊，从一个边门走了进去。

在遭受了寒冷的折磨之后，室内干燥温暖的空气让人觉得特别舒适。我闻到了茶、樟脑球和经年油炸食品的气味。

修女们都沉默不语，脱掉靴子，朝我笑了笑，然后便逐个消失在右边的一扇门里。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宽大滑雪毛衣、身材娇小的修女步履蹒跚地走进了接待室。一群模糊的棕色驯鹿跃过她的胸前，消失在她的面罩下面。她透过厚厚的镜片惊讶地看着我，随后把手伸过来要接下我的皮夹克。我犹豫了，担心皮夹克的重量会让她失去平衡而跌倒在瓷砖地上。她用力点点头，掌心向上催促着我。我只好脱下皮衣，横着搭在她的胳膊上，并把帽子和手套放在上面。她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年纪最大的女人。

我跟着梅纳德神甫沿着一条长长的、灯光昏暗的走廊，走进一个小书房。在这里，空气中弥漫着旧书和学校里用的糨糊的气味。一个十字架赫然放在一张桌子上。桌子很大，我甚至在想，他们是怎样通过书房的门把它抬进来的。黑色的橡木壁板几乎伸展到了房顶。书房四壁的上半部分是一座座雕像，他们都向下凝视着，面色和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忧郁。

梅纳德神甫从两把木椅中端出一把，放在桌子前面，并招手让我坐在另一把椅子上。他的法衣发出的嗖嗖声、念珠发出的咔嗒声使我仿佛置身于圣巴拿巴教堂神甫的办公室中。又遇到难题了。不要再想

这些了，布兰纳！你，一个四十多岁的专业法医！这些人把你叫来，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你的专业知识。

神甫从桌子上取出一个皮面装订的册子，翻到其中的一页，用一条绿丝带做好标记，然后推到我们中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撅起嘴唇，然后用鼻子呼气。

我很熟悉画在这页纸上的图表。在这个方格形的图表上，一条条细线把墓地分割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小块，有的用数字标记，有的用名字标记。早在此前，我们已经花了数小时对这个图表进行研究，将对墓地埋葬的描述和记录与表格上的位置进行了对照，然后再进行测量，标出每个墓葬的确切位置。

伊丽莎白·尼科莱特修女埋葬的位置应该是教堂北墙第二排，西面第三块，在修道院院长奥雷利的右边。不过，伊丽莎白并没有埋葬在那里，而院长奥雷利的遗骸也没有出现在她应该在的地方。

我用手指着同一象限内、从右边向下数排坟墓其中的一个说：“那么，拉斐尔似乎在这个地方。”然后，指着这一排下面的几座坟墓说，“接下来的是阿加特、维罗妮卡、克莱门特、玛尔特和艾丽诺，这些都是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坟墓，是吗？”

“是的。”

我把手指移到图表上教堂西南角对应的部分说：“那么，这些就是年代距今最近的坟墓了。我们找到的这些标记与你们的记录是一致的。”

“是的。这些是最后一批，也就是教堂废弃之前的坟墓。”

“教堂是在一九一四年关闭的。”

“一九一四年。对，一九一四年。”他总是使用一种古怪的重复句式。

“伊丽莎白是在一八八八年去世的吗？”

“对，一八八八年。梅雷·奥雷利是一八九四年。”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那些坟墓应该就在那里。显而易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坟墓还保留着。刚才在墓地时，我们挖掘出了木头和棺材碎片。我想，遗骸有教堂的保护，又埋在那种类型的泥土中，应当是保存得相当完好的。可是，伊丽莎白和奥雷利的遗骸到底埋在哪里呢？

那个老修女端着一个盘子慢慢地走了进来。盘子里放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和三明治。咖啡杯中冒出来的热气把她的镜片熏得模模糊糊的，她只好拖曳着极小的步子向前挪动着，双脚一直没有离开地板。梅纳德神甫站起身，接过那个盘子。

“谢谢，贝尔纳修女。太好了，你实在是太好了。”

她点点头，退了出去，连镜片也顾不得擦。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注视着她。她的肩膀很窄，宽度几乎和我的手腕一样。

“贝尔纳修女多大年纪了？”我问道，伸手拿起一个牛角面包，配上三文鱼沙拉和枯萎的生菜。

“我们也不大清楚。战争之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还是个小孩，当时我来到这里时，她就已经在这个修道院了。此后，她就到国外传教去了。她在日本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又去了喀麦隆。说起来，她可能有九十多岁了吧。”他喝了一小口咖啡，发出吮吸的声音。“据说，她出生在萨基那河^①畔的一个小村子，十二岁时进的修道院。”吮吸声，“十二岁的时候。在那个年代的魁北克乡村，档案记录并不那么确切。不是很确切。”

我咬了一口三明治，然后握紧咖啡杯。暖暖的，很舒服。

^①萨基那河（Saguenay），加拿大魁北克省中南部河流，由圣约翰湖流向东南，注入圣劳伦斯湾。

“神甫，你这里还有其他的记录吗？比如过去的书信、文件，所有我们没有查看的东西？”我动了动脚趾。可是，什么感觉也没有。

他打了个手势，指着桌子上的文件，耸了耸肩膀。“朱利安修女给我的所有资料都在这里。你知道，她是这座修道院的档案管理员。”

“是的，我知道。”

我和朱利安修女通过电话，而且还详细地交谈过。事实上，最初还是她就此次的挖掘事宜与我取得联系的。这件事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它与我通常从事的法医工作有所不同。在通常情况下，近期发现的死尸最终都是由验尸官来处理的——也就是说，死亡评估报告是验尸官的事。在这次挖掘中，修道院所在教区要我挖掘一个圣人的遗体，然后再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估。事实上，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圣人。不过，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天主教会将为伊丽莎白·尼科莱特授福，封她为圣人。我的工作就是找到她的坟墓，并核实坟墓里面的遗骨就是她的。至于封圣，那就是梵蒂冈的事情了。

朱利安修女曾经向我保证，档案室里保存着完好的记录。老教堂所有的墓葬都登记在册，而且还绘制了图表。老教堂最后一次埋葬死者的时间是在一九一一年。一九一四年发生了一场火灾，之后教堂被废弃，然后封存。教会建造了一所更大的教堂，从此以后老教堂就再也没有使用过。封闭的场地，完好的记录，这样的工作似乎再简单不过了。

那么，伊丽莎白·尼科莱特到底埋葬在哪里呢？

“多问问也许不碍事。也许有一些东西朱利安修女还没有交给你，因为她可能认为那些东西不重要。”

他开口想说些什么，然后似乎又改变了主意。“我敢肯定她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了。不过，我还是会问问她的。朱利安修女花了大量的

时间来研究这件事情，大量的时间。”

我看着他走了出去。我手中的面包已经吃完了，于是又拿了一块。我两腿交叉，蜷缩着双脚，摩擦着脚趾。很好，有感觉了。我小口地啜饮着咖啡，从桌子上取过一封信来看。

我之前看过这封信。一八八五年八月四日，蒙特利尔的天花疫情失去了控制。伊丽莎白·尼科莱特曾经写信给主教爱德华·法布尔，请求他为教区没有感染天花的居民订购疫苗，并允许那些受感染的居民使用市民医院。书信采用的是准确、古怪而又过时的法语。

无原罪圣母修道院陷入了沉寂，而我的思绪却在飘荡。我想到了其他几次挖掘经历。在圣加百列修道院的那个警察。在那个墓地，棺材埋在比正常情况深三倍的地方，我们最终在距离记录地点四个坟墓的地方找到了博普雷先生的遗体，而且是头朝下而不是头朝上。在温斯顿-塞勒姆^①，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不在他自己的棺材里。他的棺材里躺着一个身穿碎花长裙的女人。这就给这个墓地提出了两个问题：去世的那个男人在哪里？躺在棺材里面的这个女人又是谁？在我离开的时候，那家人依然没能把他们的祖父在波兰重新安葬，而律师们也因此打起了官司。

我听到从远处传来一阵铃声。接着，走廊里传来了走动的声音。那个老修女正朝我这里走来。

“餐巾纸。”她尖声喊叫着。我吓得跳了起来，把咖啡溅到了我的衣袖上。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么瘦小的一个人怎么能够发出如此大的声响呢？

“谢谢。”我伸出手去接餐巾纸。她没有理睬，而是靠近我开始忙

^①温斯顿-塞勒姆 (Winston-Salem)，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座城市。

着给我擦拭衣袖。隐隐约约地，我看到她的右耳朵上有一个很小的助听器。我感觉到了她的呼吸，看到了她下巴上纤细的白色绒毛。她身上散发着羊毛和玫瑰露的气味。

“唉，不管用。回家再洗洗。用凉水。”

“好的，修女。”我本能地回答说。

她看到了我手中的信。幸运的是，咖啡没有溅到信上。她弯下腰凑近来看。

“伊丽莎白·尼科莱特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女人。侍奉上帝的女人。非常纯洁，非常朴素。”Pureté^①，Austérité^②，她的法语很准确，很老派，听起来很像伊丽莎白在信中的口气。

“是的，修女。”我又成了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女孩。

“她会成为一个圣人的。”

“是，修女。这就是我们要尽力找到她的遗骨的原因。这样，它们就能享受到应有的待遇了。”我不能确定圣人应有的待遇是什么，不过这样听起来很不错。

我把那个册子拿出来，给她看那个图表。“这就是那座老教堂。”我沿着靠北墙的那一排坟墓，指着一个长方块说，“这就是她的墓穴。”

这个老修女对着方格研究了好长一段时间，镜片几乎贴到了那页纸上。

“她没有埋在那里。”她大声说。

“对不起，请你再说一遍。”

“她没有埋在那里。”她的一根关节突出的手指敲着那个长方块，

①意为“纯洁”。

②意为“朴素”。

“不是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时候，梅纳德神甫回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双手交叉在胸前、个子高高的修女。她那浓黑的眉毛构成一个角，悬挂在鼻子上方。梅纳德神甫介绍说，她就是朱利安修女。她跟我握了握手，微笑着。

我没有必要向他们说明贝尔纳修女刚才说了些什么。毫无疑问，在走廊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听到了老修女的话。就算在渥太华，他们也能听到。

“不是那个地方，你们把地方弄错了。”她重复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朱利安修女问。

“他们找错地方了，”她重复道，“她没有埋在那里。”

我和梅纳德神甫交换了一下眼神。

“那么她埋在哪里了呢，修女？”我问道。

她再一次弯下腰凑近看那个图表，然后用手指点着教堂东南角的位置。“她在这里，和梅雷·奥雷利在一起。”

“可是，修——”

“他们把她的遗骨挪到了这里，给她换了一副新的棺材，并把她放在一个特殊的祭坛下面。就是那里。”

她再次指了指东南角。

“什么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问。

贝尔纳修女闭上了眼睛。她那满是皱纹的嘴唇在抖动，默默地计算着。

“一九一一年。那一年，我到这里时还是一个新信徒。我记得这一点，是因为几年后，教堂被大火烧了，然后就封存了。我的工作就是到里面去，在他们的祭坛上摆放鲜花。我不想那样做，不愿一个人像

幽灵似的走到里面去。不过，为了主，我还是按照吩咐做了。”

“那么，那个祭坛后来怎么样了？”

“三十年代的某一天给搬出来了。它现在就在新教堂的圣婴礼拜堂。”她把餐巾纸折叠起来，然后开始收拾咖啡器具，“那些坟墓除了有一块金属铭牌做标记外，其他什么也没有。现在，没人到那里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连那块金属铭牌也不见了。”

我和梅纳德神甫对视着。他微微地耸了耸肩。

“修女，”我问道，“你能给我们指一指伊丽莎白的坟墓在什么地方吗？”

“没问题。”

“现在行吗？”

“为什么不行呢？”瓷质咖啡器皿因急促的收拾而发出叮当的碰撞声。

“不用管这些餐具了，”梅纳德神甫说，“去吧，穿上大衣和靴子，修女。这些由我们来收拾。”

十分钟后，我们全部再次回到老教堂。天气仍然十分寒冷，甚至比上午更加寒冷潮湿。风仍在号叫着。树枝还在轻轻地敲打着窗户。

穿过教堂时，贝尔纳修女走的是一条高低不平的路，而我和梅纳德神甫则一边一个，扶着她的胳膊。透过层层的衣服，我觉得她十分纤弱。

修女们像旁观者似的，唧唧喳喳地跟在后面。朱利安修女带着速记簿和笔。盖伊则跟在后面。

贝尔纳修女在东南角一个凹陷处的外边停了下来。在准备来这里之前，她还在面罩上加了一顶黄绿色的手工编织帽，并将帽带系在下巴底下。我们看着她转动着脑袋，东张西望，寻找着标记，分辨着坟